摩天轮里贴近爱情

[illegible]·著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章 中文系毕业闯外企（1）
- 第1章 中文系毕业闯外企（2）
- 第2章 换个角度想问题（1）
- 第2章 换个角度想问题（2）
- 第3章 人才市场有惊无险（1）
- 第3章 人才市场有惊无险（2）
- 第4章 将冒险进行到底
- 第5章 移花接木（1）
- 第5章 移花接木（2）
- 第5章 移花接木（3）
- 第6章 顶极挑战（1）
- 第6章 顶极挑战（2）
- 第6章 顶极挑战（3）
- 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1）
- 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2）
- 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3）
- 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4）
- 第8章 初试牛刀（1）
- 第8章 初试牛刀（2）
- 第8章 初试牛刀（3）
- 第9章 卧薪尝胆（1）
- 第9章 卧薪尝胆（2）
- 第9章 卧薪尝胆（3）
- 第10章 震慑行动（1）
- 第10章 震慑行动（2）
- 第10章 震慑行动（3）

第1章 中文系毕业闯外企（1）

周五晚六点，波琳达邀郑伊共进晚餐，地点定在淮海路上的新元素西餐厅。

“新元素”郑伊是晓得的，就是几段黄瓜、几瓣西红柿和几片生菜叶子的沙拉就能烧掉你一百多块RMB（人民币）的地方。波琳达选址于此，意图昭昭：她无非是想借这顿洋饭局，在郑伊面前吹吹小牛，秀一秀她捞到的那份肥差是如何如何高档体面，如何如何叫人眼热。

郑伊暗道：放心!我必全力配合你的好兴致，以令你愈发俯瞰众生、傲视群雌、艺冠群芳！

半年前，两人从上海华师大毕业，不过，波琳达毕业于英文系，郑伊毕业于中文系。如您所料，波琳达原名不叫波琳达，她本有个意境颇美的中文名，怎奈神速与外企接轨后，她开始勒令众人喊她“波琳达”。偶有仍习惯唤她中文名者，她会优优雅雅地向人家感慨：“你知道吗？现在呀，如果有人喊我中文名，我会发愣好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，人家是在叫我呢！”

结果，为了让她免受“发愣”之苦，众人只好唤她波琳达。

几个月前，当郑伊还在求职场上东讨西伐徒手打游击的时候，波琳达却成功加盟淮海中路的德国军团，很快便在日耳曼民族的圈子里混得鱼水交融，第二个月的薪水就领了五千多块。这事儿对郑伊来说，无异于当头棒喝。要知道，大学期间，她俩不但同级，而且同寝，那时节，她们谁服气谁呀！

诚然，波琳达谋事于人人垂涎的外资企业，扎营在上海最繁荣昌盛的淮海中路，薪水可跟她每天朝九晚五蹲守的摩天大楼试比高。但依郑伊看来，她不过是在给一个红皮肤的德国老头作小助理，这份所谓的“肥”差，惟一堪与“肥”字相匹配的，是那个德国佬规模庞大的身子骨。

推门而入“新元素”，放眼望去……啊噢！到处都是叽里呱啦的洋鬼子，貌似很国际的样子。郑伊蛮以为，在一大堆“黄毛”里，挖出一个黑头发来，就如同在大米里挖只老鼠那般省事儿，但她挖了又挖，挖了又挖，眼珠子都快被自己挖出来了，还是没瞅见记忆中，波琳达那“黑瀑般”顺直又美丽的满头秀发。

正纳罕着，猛听得有甘美如饴的声音由正前方不远处飘移而来：“嗨！郑伊！嗨！”

结果，郑伊一下子就“挖”到了她。才一个多月不见，此女的变化竟可雷倒众生：她将原来的直长发剪至齐肩，并从耳朵往下烫满了千娇百媚的小卷卷儿，还将发色染成浅棕，整个人往那儿一亮，实在妖娆！真他妈妖娆！

郑伊骇道：难怪刚才寻她不着，原来小女人崇洋，已经崇到头发梢了！

此时此刻，波琳达就坐在郑伊对面，一边喝饮料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先从他们公司有个专门的茶水间聊起，聊里面各式饮品应有尽有，你可随时去那里为自己冲咖啡或泡茶喝，甚至可以打开冰箱，取一杯冰镇果汁；再聊公司里，那几个对她存有觊觎之心的中国帅哥和德国帅哥们；等聊到她的德国老板和其助理之间关系暧昧时，她忽然问：“郑伊，你知不知道，周朝最近正忙什么？”

周朝是其早恋男友，目前就职于某外资银行。两人在高三时节坠入情网，上大学后虽不同校，却始终藕断丝连。

但这会儿，她的思维突然从其德国老板那里一跳跳到周朝身上，谁的大脑招架得住哎？！所以，郑伊愣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于是笑骂：“拜托！你说话不要这么东一句西一句好不好？刚说到你们老板是个蠢男人，兔子竟吃窝边草，怎么一下子又想到了周朝？”

第1章 中文系毕业闯外企（2）

波琳达皱皱鼻子：“因为周朝跟我们老板一样，也是个蠢男人。”

“噢？此话怎讲？”

“不谈也罢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们又吵架了？”郑伊穷追不舍。

“吵架？”波琳达撇嘴，“我们都仨月没联系了，怎么吵？”

“啊！看来这次，你们的矛盾闹得挺扎实。”郑伊心里不免惊诧，因为最近，周朝倒没少跟她联系，他不是邀她吃饭，就是约她喝茶。他在玩什么把戏？！

“问题是，我们之间根本没闹矛盾！”波琳达的话里饱含讽刺。

“怎么会？！”郑伊越听越糊涂，“既没吵架，又没闹矛盾，为何突然就冷战了？”

“我想，我们该分手了。”

“哦！”郑伊丝毫不觉意外。因为据她所知，在她所有玩早恋的同学当中，波琳达和周朝是相恋最久的一对，他们已经创造了某项纪录，不该再作苛求。

“你不想知道，我们分手的真正原因么？”波琳达斜眼睨郑伊。

“当然想知道！”郑伊心花怒放。她最关心别人的感情纠葛，越是剪不断理还乱，她就越过瘾。

波琳达开始用右手的纤纤五指摆弄左手的美丽指甲。那些指甲显然刚被精心打理过，不仅涂着亮晶晶的粉色指甲油，还画着精致的红色玫瑰花瓣。

“我们分手……”她顿了一顿。

“快说呀，快说！”郑伊激情满怀，敞开心扉，准备迎接一个百转千回的爱情悲剧。

“是因为你！”波琳达说完，直直地盯她。

“我？！哈！”郑伊差点笑岔气。

“郑伊！你别装疯卖傻，他爱的是你，你该清楚这一点。”

郑伊止住笑，认真观察波琳达。只见后者目光镇定，神色坦然，丝毫没有开玩笑的迹象。她忽然迷乱了：“周朝爱的是我？波琳达！你有没有发高烧？”

“郑伊，你不要事事都无所谓好不好？周朝爱你，这是真的！”

郑伊又笑又咳嗽：“好好好！我相信！我相信！可我必须声明，管他周朝爱谁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无关！”

“那可真是周某人的悲哀！也真是我的悲哀！”

郑伊摊摊手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错。我再次声明，不管周朝爱不爱我，我只拿他当哥们儿，仅此而已！”

“爱不爱他是你的事……他已经爱上了你，这是他的事。人家死活看上你了，这事儿你好像控制不了！”波琳达的口气里明显增加了愤怒的成份。

“啊！”郑伊也恼火起来，“我可不想搀和到这种乱糟糟的事情里去，我从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没找到呢！哪有心思关心这些？！你知道不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！我必须先解决生存问题，才有可能考虑感情这种奢侈玩意儿！”

“啊……”波琳达的眼里闪过实实在在的关心，“你们念中文的，毕业后往往面临两个极端：运气好的，能当上记者编辑主持人什么的，让所有人羡慕，可运气要是不好……”

“运气要是不好，想做个小秘书人家还百般挑剔呢！”

“郑伊，要我说，你对自己也别期望过高，你毕竟是应届毕业生，专业又不热门，不能跟我们念英文的比……”

一句“不能跟我们念英文的比”陡然将郑伊激怒，她厉声质问：“我们念中文的怎么就不能跟你们念英文的比？”

波琳达有些着急：“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过在就事论事。”

郑伊得理不饶人：“我还真就不信，我不能跟你比一比！你不就在淮海中路的办公大楼里上班吗？我现在还真打算钻钻这个牛角尖！以

后找工作，非淮海中路的办公大楼，我还坚决不去呢！”

“你这是跟谁赌气呢？你这人总故意歪曲别人的意思，人家明明是一片好心，你偏要往不好的方面想。我真搞不懂，你这样一个怪物，周朝怎么会为你神魂颠倒！”

“好心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，‘好心’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？你在潜意识里，就是有那么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！可耻！”

“好好好，随你便！淮海中路有外企无数，你可任意挑选。”

“我当然要好好挑选。”

“尘埃落定那天，别忘了通知我一声。”

“我肯定忘不了。”

“祝你前程似锦！”波琳达冲服务生一招手，“埋单！”

两人就这么不欢而散。

第2章 换个角度想问题（1）

可是，郑伊却因那次不开心的晚餐而茅塞顿开。就是嘛，她干吗要为自己的专业所限，眼光只盯准那些编辑记者或文秘之类的招聘岗位？她也可以去外企试试嘛！她虽非外语系科班出身，英语六级也过得千辛万苦，但大家何不换个角度想想：她的外语诚然比不上专业人士，可专业人士的中文也比不上她呀！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说不定在清一色英文专业的应聘者中，她无与伦比的中文水平更能让招聘大人喜出望外呢！

可事实却证明，她的乐观过于盲目。多数外企在要求外语水平的同时，都希望应聘者所学的专业是理工类。也就是说，她在实战中，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：中文是很没用的专业。

她的一腔热忱在接二连三的碰壁中一点点冷却下来。周朝却偏在这会儿给她添乱，一日紧似一日地向她献殷勤。长期失业加上自信心大受挫折，令她对他的纠缠忍无可忍。

这天，她终于向他摊牌："你就死了那条心吧，我绝不会喜欢上你！"

周朝像所有愚蠢的男人一样，犯了一个同样愚蠢的错误。他在应该对傲慢女孩针锋相对的时刻，却以逆来顺受的态度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："我哪儿做得不好？"

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郑伊恨恨地回答："你没什么不好，可我就是不喜欢你！"

"为什么？"

哈！这个问题蠢乎其蠢！她戏谑道："因为，你看我的样子非常傻！"

周朝噎了老半天，才涨红着脸说："郑伊！你这个地地道道的怪物！别以为我没脾气，也就是在你面前，我才这么忍让！"

"哈！谁稀罕你的忍让！我可没求着你忍让！"

“算了算了！”周朝一脸悲怆，“再继续纠缠下去，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！”郑伊转身离开，没有丝毫留恋。

几天后的晚上，郑伊钻进自己的房间，将买来的各种报纸铺了满床，再次搜索来自淮海中路的召唤，但最终却没收到任何发射给她的信号，看来属于她的机会依然渺茫。

就在她查遍报纸的角角落落也没看到希望曙光的时候，房门突然大开，周朝阴魂不散地闯了进来。这家伙从波琳达那里鸣金收兵以后，就争分夺秒地试图入侵郑伊的领地。郑伊以决绝的态度寸土必争，怎奈他绕道而行，大施迂回战术，先从郑伊的老爹老妈那里下了手，并很快将那两位意志不坚、面慈心软的老者拿下。郑伊已经不止一次，听到父母在私下里感慨说，要是当年，能生一个像周朝那样的乖孩子就好了。

“你真决定，非淮海中路不嫁啦？”周朝一屁股坐到了满床报纸上。

“请高抬贵臀！”郑伊头也不抬，大喝一声。

周朝受到惊吓，一跃而起：“郑伊你……你怎么如此不可救药？”

“可不可救药，关你屁事儿！”

“得得得，我还是少惹你为妙……你听好，我今天来，是想跟你谈正经事儿。”

“你趁早离开我家才算正经。”

“听着，”周朝恼羞却不成怒，“你不就想进淮海中路的外企吗？我有个好主意，可保你美梦成真。”

这话直撞郑伊的心窝窝，她的热情立刻爆膨：“啊！什么好主意？”

“你在应聘过程中，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？”

“英语水平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干吗不猛吹一下自己的英文水平？”

郑伊又气又笑：“你耍我呢？水平是吹出来的呀？即便你能靠吹嘘吹过第一关面试，可接下来的笔试你吹得过去嘛？！愚蠢！”

第2章 换个角度想问题（2）

周朝嘻嘻一笑：“跟你说，照我的话做，你肯定能吹得过去！”

嘿！看情形，无论郑伊怎么骂怎么损，周某人都决定将好脾气进行到底了。于是，她继续损他：“啊！天上从哪儿飞来一张牛皮，怎么被越吹越大啊？”

周朝还是笑：“牛皮就是用来吹的嘛！”

郑伊拿他没辙：“好好好，我倒想听听，你这牛皮要怎么个吹法！”

“那，其实很简单。在人才市场进行初步面试的时候，你就尽最大能耐，将自己的英文水平吹他个天花乱坠！”

“接下来的笔试怎么吹？用笔吹吗？可我即使把牛皮吹爆，也吹不出高分来呀！”

“哈！你吹不出高分，别人不一定也吹不出来！”

郑伊立刻迷糊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说清楚些！”

“找人替考！”

“啊？”郑伊跳起来，“你让我严重违反校规？什么狗屁主意！”

“拜托！你已经毕业了！什么校规不校规的！那不过是普通企业进行的一次小小笔试！没什么犯不犯规的！”

郑伊把一双明眸瞪得溜圆：“替考之后呢？万一我被录取，可就到了要我亮真本领的时候啦！是骡子是马，一遛可就遛清楚了！到时候，我岂不是要现原形了？”

“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假？只要你想办法混进外企，得到锻炼外语的机会，我敢发誓，你的英文水平将远远超越专业人士！”周朝的态度果敢而坚决，极具煽动性，这让郑伊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。

“可是，要是被发现……”

“只要水平达到了，假的也能变成真的。”

“但问题是，我的英文水平根本没有达到要求啊！”

“记住！你是天才！只要给你机会，便没有你做不到的事！”

“噢！风险太大了！”郑伊越想越觉得他的馊主意不着边际。

“没有风险，何来机遇？”

随后，周朝就将自己的皮包打开，像个神奇诡异的魔术师，突然从里面掏出一摞材料，然后往郑伊面前一摔，不无自豪道：“喏，这是你的简历，我已经替你作了全新包装！”

郑伊瞪眼细瞅，耶稣！那上面又是英文读写流利，又是中文写作高超。一次次她闻所未闻的经历突然变成了她的履历……一切完美无瑕，一切天衣无缝！这下言之凿凿，一个中英文优秀，在外企有过丰富实战经验的郑伊横空出世！

她直勾勾盯上了周朝的黑色皮包，捉摸着它会不会真是电视上见过的魔术师的百宝箱。既然周某第一次可以掏出一沓足能以假乱真的她的生平，那么再掏一次，会不会飞出一只鸽子？再掏一次呢？一大把鲜花？还是一只小白兔？

“嗨！”毫不善解人意的周朝突然打断她的神游，“明天，八万人体育场的人才招聘会上，将有三家来自淮海中路的外企到场！怎么样？赌一把去？”

“你让我拿什么去赌？”

“胆量和运气！”

“万一赌输了，我颜面何在？”

“什么颜面不颜面？大家不过一面之交，一转身谁也不认识谁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”

“嗯……”郑伊被周朝忽悠得蠢蠢欲动，“明天你陪我去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，我当然愿意护驾。”

“那也叫护驾？简直是赶鸭子上架！”

“狗急了能跳墙，猪急了还会飞呢！”

“如果第一关能通过，第二关谁替我考试去？”

“到时候我自有安排！”

郑伊开始低头踌躇，血液中那些理性因子和天生的冒险成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。当她再次抬头时，冒险成份已经战胜了理性因子。

她最终决定一试。

明天，她将用一大堆天花乱坠的资料，敲响她梦寐以求的外企大门。

第3章 人才市场有惊无险（1）

说不清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兴奋，郑伊彻夜无眠。

不过清早起床后，对镜自照，她在自己的脸上竟然没有发现丝毫倦容。

草草吃完早饭后，她便和周朝一道，怀揣着那份被吹得没边的简历，也怀揣着对未知和冒险的狂热憧憬，向着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方向，扬帆启航。

招聘现场的情况不必赘述，一言以蔽之：拥挤吵闹。好在他们的标的物非常明确，所以径直朝那些来自淮海中路的外资企业杀了过去。

前两家外企一个需要机械专业，一个急聘工程师，这与二人的设想毫不打界。挤到第三家公司的招聘柜台前，突然峰回路转：该公司系美国独资企业，专门帮中国人办理去加拿大和美国的留学或移民手续，正在招聘咨询顾问和英文翻译。郑伊瞅了瞅他们挂在柜台后的招聘启事，三个健硕的英文字母跃然闪现：PBC，想必这就是该公司的英文缩写了，再往下看，果然，公司全称是Pacific Bridge Communications Co.， Ltd.“太平洋桥交流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
郑伊发现，PBC的中文译名很是讨巧。毕竟，大洋彼岸的诱惑已经在国人心里折腾了恁多年，只因隔了一个太平洋，“彼岸”就跟“月球”一般远得不靠谱。但眼下，PBC却凭空要在烟波浩淼的太平洋上架一座桥，于是顷刻间，天堑变通途！“大洋彼岸”似乎一下子近在咫尺！

哈！此地正合我意！郑伊心中窃喜。

排了好长时间的队，终于轮到她坐庄。她向周朝递去一个心领意会的眼神，在他目光的鼓励下，坐到了招聘者的面前。

她首先递上简历，偷眼察看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。

此人三十五岁左右，面部轮廓冷峻而优雅，透着股超绝尘世的书卷气。一副精致的无框近视眼镜后面，藏着对似乎永远波澜不惊却饱含智慧的眼睛；挺直的肩膀，修长的双臂，令他即便坐着，也让人不难想象，他是个挺拔颀长、有着古典味道的男人。

郑伊想，所谓的儒商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?

男人粗略扫了一遍郑伊的简历，然后抬头，与她攀谈。

“你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？”他问，声音浑厚清澈，听上去很顺耳。

“对。”郑伊不明白，这一点简历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他为何还要费时费力费神地询问。或许这是必要的招聘程序，就像法官每次开庭，都要询问那些他们早就了然于心的犯罪嫌疑人的信息：“姓名，年龄，籍贯……”

“你应届毕业？”

又一句废话！

“是，”郑伊回答，极力掩饰内心的不耐烦，“不过在校期间，我利用寒暑假，参加过很多社会实践。”

“都做过什么？”

喂！简历上不都有吗？！

但她还是耐住性子，开始唾沫星子乱飞，照简历上胡编乱造的辉煌生平，做了一番滴水不漏的陈述，最后她投其所好说：“不过，我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，就是出国公司的咨询顾问。”这当然是信口雌黄，但周朝昨天叮嘱过她，面试的时候，他们需要什么，她就得说自己做过什么。

“哦？”镜片后的那两湾静水稍稍泛起涟漪，“你曾在哪家公司实习过？”

“圆梦出国。”郑伊大言不惭，因为该公司是她凭空捏造出来的，但她料想对方不可能对上海市所有办理出国服务的公司了如指掌。

果然，他没有怀疑：“啊！那么你负责办理去哪些国家的业务？”

“新西兰、日本、韩国。”她当然不敢提加拿大和美国，那是飞蛾扑火，自寻绝路。

第3章 人才市场有惊无险（2）

“噢！我们只办理加拿大和美国，但不管去哪个国家，程序大体相同。你有过办理出国业务的经验，这点很难得……你应该知道都有哪些程序吧？”

“重要的程序也就那么几步：办公证、办护照、办签证……”郑伊的手心开始冒汗了，要知道，这些程序不过是常识，地球人几乎都知道。但若接着问更专业的玩意儿，他可就要发现，这郑小姐“纵然生得好皮囊”，却“腹内原来草莽”啦！

但对方恰在此时转移了话题：“你英语六级？”

“对！”基督知道，她那六级之路走得有多辛苦。

“我们更需要专业的英语人才。”

好！这句话，她和周朝早就未雨绸缪了！所以，她的回答一气呵成：“专业并不代表能力！就像非中文专业的人不一定不能成为好作家一样，非英文专业的人也不一定不能成为好翻译！”

男人微微一笑：“话虽有理，但是不是好翻译，要等笔试过后才能下结论。”他随手递给她一张名片，笑着说，“很高兴认识你，一周之内，我们会给你答复。”

郑伊毕恭毕敬地接过名片，礼貌性地踅摸了一遍，迅速记住了他的大名：吴湛。

这会儿，后面的应聘者已经急不可待，抢先将简历递到了吴湛手中，郑伊不得不起身让位。装作不经意地，她扫了一眼吴湛的脸，试图从那里得到一点暗示，她想知道，她在所有应聘者当中，是否给他留下了特殊印象。然而那张脸依然声色不动，镜片后的双目也仍旧波澜不惊……所以她什么都没发现。

回到周朝身边，郑伊的情绪一路跌落下来：“我想，我们别玩游戏了，我还是继续找与我的专业有关的工作吧。”

“你干吗这么悲观？”周朝很惊诧，“你难道没有发现，负责招聘的那个人对你很感兴趣？”

“有这回事儿？”这回轮到了郑伊惊诧。她立刻扭头去看吴湛，发现他还是那副不痛不痒的面孔，于是撇撇嘴，“我怎么就没发现，他对我有啥特别之处？”

“所谓旁观者清嘛！有两点足以证明，他对你另眼相看。第一，他跟别的应聘者最多只谈五分钟，跟你却谈了十分钟；第二，他并非向每个人都赠送名片！”

经他点拨，郑伊立刻对吴湛详加观察，果然如周朝所说，对其他应聘者，吴湛只是收下简历，聊上几句，然后就把目光投向下一位。

郑伊心头的花儿陡然怒放：“这么说，此次应聘，我机会大大？”

“不是大大，而是超大！”

郑伊刚想用惊叹表达心中的亢奋，却忽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严重问题：“哎呀！他对我越关注，就说明他对我的期望值越高，可我的水平是虚夸的……”

“跟你说郑伊，人的潜力是无穷的，被逼上梁山的时候，你的所有才能都会突然迸发！相信我，如果这次你能成功混进PBC，你将会以自己无法料想的适应能力，迅速胜任自己的工作！”

“会吗？”郑伊被周某的慷慨陈辞搞得找不着北了。

“为什么不会！”周某的信心显然胜她千百倍。

郑伊发现，她已经无法抗拒来自淮海中路的强大诱惑，于是决定将冒险进行到底。

第4章 将冒险进行到底

三天后的傍晚，郑伊在家里接到了PBC打来的电话，对方通知她，于本周六上午十点，去公司参加笔试。郑伊当时正跟周朝讨论她在人才市场的初次面试，反复推敲自己的表现是否有明显破绽。得知她已顺利通过第一关，周朝喜极忘形，竟当着郑家老爸老妈的面，一把将她抱起，在客厅里转了足足五大圈。

可是很快，郑伊的情绪就急转直下，因为她突然意识到，周六要面对的第二关是笔试，而外资企业的笔试，毫无疑问，将必须用英文答题。

“笔试这关怎么应付？”她逼问周朝。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！”

“等车开到山前，即便有路，也不是啥好路了！”郑伊唉声叹气，很是懊悔自己的“想当初”，“早知有今日，我在大学时肯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！我会猛攻英语，连专业八级都能一起拿下！”

“这真应了那句话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郑家老妈摇头不止。
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！”郑家老爸也连声附和。

郑伊顿时无地自容，感到自己不但愧对父母，而且愧对天下。一片叹息声中，周朝突然呵呵直笑。他将郑伊拉进卧室，关上房门后，一脸诡异地问：“你怎么忘了！本人早就说过，笔试一关我自有安排！”

郑伊突然记起来：“啊！你好像说过，我可以找人代考！”

周朝立刻将双目瞪得像京剧花脸的两只眼：“对嘛！”

“可找谁代考呢？这个人的高矮胖瘦必须跟我相近，而且，其英语水平一定得相当过硬……”

“符合这些条件的，有个现成的人选……”周某说着笑着，脸上的表情如同墓地鬼火一般，邪恶而神秘。而此刻，郑伊那张妖冶如花的

脸也并不比他逊色多少，因为她和他只对视了一眼，就立刻明白彼此正在捉摸同一个人！

于是，两人压低声音，一字一顿，从嘴里挤出三个音节："波、琳、达。"

在一个灯光幽暗的小茶坊里，波琳达坐在郑伊和周朝对面，正把脑袋摇得像吃了摇头丸："不行不行！亏你们想得出！我可不去冒这个险！虽然这不是国家或学校组织的正规考试，但冒名顶替，不被发现怎么说都行，可万一被发现，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！再说啦！即使不被发现，那于我又有什么好处？这事儿说重了，是诚信问题！你们懂不懂！"

"少拿诚信吓唬人！"郑伊将谬论阐述得理直气壮，"花木兰还替父从军呢！冯素贞还女扮男装考取头名状元，变成了女驸马呢！怎么就没人谴责她们的诚信问题？人家不但不是历史罪人，反而因此流芳百世呢！"

波琳达果然上了圈套，态度立刻缓和："那……违规违纪总谈得上吧？"

"规定和纪律又不是法律。"周、郑二人同仇敌忾。

"可是……"波琳达仍然底气不足。

郑伊乘胜追击："波琳达，这点你放心，凭我们的高智商，做事绝不会漏洞百出，更不会愚蠢到被人轻易发现！"

"但在人才市场，你不是亲自去投的简历吗？明天进行笔试，突然让我装扮成你，这是很容易被发现的。"

周朝笑道："我想，当时递简历给PBC的人不计其数，被选中参加明天笔试的，至少有三五十人。你混在其中，谁能注意到你啊？"

郑伊也竭尽全力，推波助澜："再说，明天主持笔试的，跟在人才市场负责招聘的，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嘛！"

周朝猛点头："对对对！若负责笔试和负责招聘的是两个人，那么你替郑伊考试绝对万无一失！"

波琳达依然摇摆不定，郑伊急了："波琳达，你还拿我当朋友不？我不过是求你帮个小忙！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我又没过分到逼你两肋插刀！"

这招果然奏效，波琳达忙不迭辩解："我又没说不帮忙！"

郑伊趁虚而入："啊！这么说你答应了？"

"我……"波琳达一脸委屈，"嗯……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举手之劳嘛。"

郑伊狂喜："啊！那我们必须作准备了！"

"准备什么？"波琳达惊问。

郑伊探过身去，用手撩撩她的头发："你的发型必须改一改，我是直发，你是卷发，这可不行！还有，你的头发颜色也要染回来，好端端青丝般的美丽秀发，竟然被你刷成了枯草色，一看就营养不良！"

"嘿……改发型改发色的也可以是你呀！干吗非要我改？"

"因为我不喜欢卷发，显老；我也不喜欢'黄毛'，不伦不类！"

"可我还不喜欢直黑发呢！土得跟乡巴佬似的！"

"波琳达！换换形象嘛！变化就是美嘛！"

"哈！需要改变形象的应该是你，自从我认识你，你就没变过发型！真、老、土！"

可不论波琳达怎样据理抗争，半个小时后，她还是被周、郑二人送进了美发店，让其风情万种的棕色卷发接受了返璞归真手术。等她从千娇百媚再还清纯本色之后，周朝竟站在两人面前一声接一声感叹："像！你俩现在真像！别说一面之交的陌生人，就是经常见面的老朋友，这会儿也得费点儿工夫才能辨认清楚！"

波琳达瞅瞅镜子中脱胎换骨的自己，冲郑伊厉声哀号："郑伊你这混蛋，你死以后肯定上不了天堂！"

"那我就下地狱去，行不？"郑伊嬉皮笑脸。

"你不下地狱！谁下地狱？！"波琳达把牙齿咬得嘎嘎响。

周朝凑到郑伊耳边悄声嘀咕：“我想，咱俩都该下地狱。波琳达那么善良的一个女孩，我们竟这般虐待她，她又不欠我们的！”

“谁跟我交朋友，肯定是上八辈子都欠我的。”郑伊发现，在她的字典里，“良知”二字已经被老鼠啃掉，现在早变成老鼠屎了。

第5章 移花接木（1）

笔试这天，一大早，波琳达就在郑伊的怂恿利诱之下，穿上一套浅灰色职业装。尽管她一再抱怨说，那衣服“晃荡”在她身上，让她看起来，酷似她见过的一个身材像洗衣板的女公证员。郑伊却坚持认为，效果好极了。她心中暗道：谁叫你要比本小姐瘦上三公斤！那衣服穿在本人身上，绝对尽善尽美；可一到你那儿，就变得晃晃荡荡，很Hip-Hop。这能怪谁呀！我买衣服总不能以你的三围作标准吧？！

帮波琳达乔装改扮以后，郑伊和周朝又极尽殷勤之能事，将其一路护送到PBC所在的办公大楼。

一踏进那座蔚为壮观的摩天大厦，郑伊立刻为之倾倒。在同样豪华的电梯内，她禁不住牢牢抓住波琳达的双手，感恩戴德道：“波琳达，我的下半辈子可全靠你了！”

波琳达朝她优雅地摆摆手，一副救世主的慷慨与大度。

他们一行三人，同时上了PBC所在的22楼。刚出电梯，迎面便蓦然闪现两扇洁净的玻璃大门，中英文对照的“PBC”字样猩红夺目，让人不觉士气大振。

郑伊鬼鬼祟祟地往里瞅了瞅，看到前台的设计既艺术又隆重。她正试图将目光越过前台的两侧，偷窥PBC的内部，不料前台小姐推门而出，向他们礼貌地打招呼：“请问，你们今天是来参加笔试的吗？”

郑伊赶紧指指波琳达：“啊！就她一个人参加。”

前台小姐冲波琳达点头：“请随我来。”

波琳达正待迈步，郑伊再次握住她的手，对她耳语：“拜托了。”

波琳达一脸狰狞：“真没想到，PBC的办公条件这么气派，我都动心了，也想跳槽过来呢！”

郑伊大惊失色：“喂喂！你可不能不够朋友，跟我抢饭碗呵！”

“你凭什么要求我够朋友？你自己够朋友不？你要是够朋友，就不该跟我抢周朝！”

别看这小女子平时温温婉婉，关键时刻也会红颜一怒。

“哎哎！你必须搞清楚，我可没抢你的周朝，是他自己弃暗投明，奔我而来的！”大言不惭乃是郑某做人本色。

“别说是弃暗投明，就是我故意把他让给你，你若够朋友，也不该接受！”

“嗨嗨嗨！”周朝无法沉默了，几秒钟之内，血色已经弥漫了他脸上的角角落落，大概此刻，他头部的体温决不低于四十摄氏度。“拜托，你们俩以后别再为我争吵！”他的嗓音听起来又干又哑，想必是被高烧烧的。

“嘿，美的你！我们会为你争吵？”郑伊这话的降温效果肯定赛过冰水，对周朝的高烧绝对有益无害。

“就是！也只有你才会那么高估自己的魅力！”波琳达竟跟郑伊并肩作战，一起向周某泼冰水。

周朝的高烧立刻退却，脸色很快恢复正常：“好好好！难怪有人说，你永远别想了解女人！我想我这辈子都别指望弄明白，你们俩刚才还唇枪舌战，针锋相对，怎么转眼间就一致对外了？”

“我看，你不但这辈子弄不明白，下辈子也别想弄明白！”郑伊断言。

“几辈子都别想弄明白！”波琳达补充。

周朝低头，特深沉地感叹：“唉！女人！”随后，满脸都是沧海桑田后的顿悟，仿佛他已将女人完全看透。这又激起郑伊的冷嘲热讽之欲，怎奈前台小姐突然冲波琳达喊：“嗨！我们的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！”

波琳达恍然应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我马上来！”说完转身，朝敞开着的玻璃大门飞奔而去。她几乎刚刚消失，就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。

郑伊伸长脖子张望，突然看到在几个走向玻璃大门的人当中，出现了一个让她悚然心惊的身影——吴湛！骇然之下，她“嗖”地藏身于

周朝的背后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喂喂！你快看！那人是不是在人才市场负责招聘的吴湛？”

第5章 移花接木（2）

周朝眯起眼睛细细打量，最后断言：“是他！就是他！”

“完了！”郑伊的身子立刻发软，“要是他负责监考，咱们可就没戏唱了！”

“不一定吧？参加笔试的人那么多，他哪有那么好的记性？”

“但愿如此吧！但愿在人才市场，他对我的印象不是太深刻。”

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一亮相，就会电闪雷鸣，将众生击倒啊？告诉你，我原先说，吴湛可能对你另眼相看，不过是见你情绪低落，没精打采，便想给你鼓鼓气、加加油罢了，没想到你竟当真了嘿！”

这番奚落可把郑大小姐羞得够呛，她恨不能一掌煽过去，将周某拍成一幅抽象画，挂到墙上去！可还没等她抬手，周某就丢下一句“我去趟洗手间”，便在刹那间，从她眼前蒸发了。

等待波琳达笔试的过程，显得异乎寻常的难熬。几乎分分秒秒，郑伊都在担心她会被清理出场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考场里好像没有丝毫异常情况发生。

郑伊按捺不住好奇，几经勘察，躲到PBC的一个边门后面。该公司是敞开式办公，所以从这里看过去，她对考场的情况一览无余。她眯起轻度近视的双眼，将目光从埋头答题的应聘者中逐一掠过，希望找到替她上了战场的波琳达。终于，她发现了那套熟悉的职业装，要知道，那可是她的行头，在她眼里当然卓尔不群！尽管波琳达硬要说，穿上它，就如同洗衣板身材的女公证员，要去玩Hip-Hop。

她屏住呼吸观察波琳达，发现对方表情松弛，一脸得意，显然，那套试题根本不在其话下。她刚要松口气，却猛然看到，监考官吴湛已经缓缓踱到波琳达身边，随后站住，低头注视她的答卷。

郑伊立刻头晕耳鸣，并下意识地将目光落到波琳达的双腿上。糟糕！她的双腿哆嗦得像在跳抽筋舞！

尽管紧张得直发昏，郑伊还是没忘了在心中给波琳达摇旗呐喊：“挺住！挺住啊！”那一刻，她比任何人都希望，世间真有心灵感应那档子事儿。

好在吴湛很快就离开了波琳达的桌子。在看到波琳达长舒一口气的同时，郑伊也闭上眼，长长地、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闷气。可当她再次睁开眼，嘴巴还未合上之前，她突然发现，吴湛正向她所在的门口走过来。她惊骇至极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，将身子一缩，扭头逃窜。

两个钟头之后，郑伊和周朝终于等来了从考场血战凯旋的波琳达。

郑伊首先上前，嘘寒问暖：“情况怎样？还好吧？题目难吗？”

波琳达用一贯优雅的口吻说：“啊……题目倒是很简单，我只用一个钟头就答完了，可本人身份特殊，所以不敢提前交卷，惹人注意，便只能在那儿干熬啊！”

“啊！辛苦辛苦！”郑伊点头哈腰——他妈的！求人真难！

“没事儿没事儿！为人民服务嘛！”

耶稣！她真以舍己为人的“公仆”形象自居啦？

虽然郑伊在内心极端蔑视波琳达的惺惺作态，但毕竟受人恩惠，所以不得不低声下气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还需要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考场的情况，另外，你还得给我认真讲讲，考卷上都有什么题目。”她意识到，了解这些信息非常重要，因为在之后的面试中，万一吴湛跟她大谈特谈今天的笔试，她岂不是要原形毕露？

“那当然，这事儿我们呆会儿详谈，嗯……我帮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忙，你是不是至少该请本小姐吃顿大餐啊？”

“那没问题！”郑伊将周朝一把拉到她跟前，“大餐的事包在他身上！”

第5章 移花接木（3）

那两位面面相觑，大摇其头："我们到底欠她什么了？本来是她求我们办事儿，现在倒好，竟好像是咱们在求她似的！"

波琳达很愤懑："郑伊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我帮你考试，该你请客才对！"

"我的大脑里，根本没有'道理'二字！"

周朝噗地大笑，冲波琳达摆手道："算了算了，在她面前，咱们最好劝自己，权当秀才遇见兵——有理说不清！"

波琳达叹口气，像个久居深宫的怨妇。她用惯常的动作，伸手去摸后脑勺的头发，结果引出自己的一声尖叫："噢！天哪！难怪摸上去感觉别别扭扭！我竟然忘了，我的头发已经被拉直了！不行不行！我还得把它烫回来！"

"只要不怕把'青丝'烫成枯枝烂草，你就烫着玩呗！"郑某人颇为幸灾乐祸。

"郑伊！"波琳达冲她龇牙，由原来的深宫怨妇变成了冷宫怨妇，"我真想杀了你！我真搞不明白，我们干嘛非要受你摆布！"

但怨归怨，恨归恨，之后的波琳达依然对郑伊仁尽义至。在周朝作东的饭桌上，她详尽地描述了考场上的情形及考题类型，生怕错过任何细枝末节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仨人天天碰头，对随后的面试，他们设想了若干可能性，然后针对每一种可能，都策划了周密的应战方案。结果，一场一个人的求职战斗，变得像团队集体作战。

终于，在周四傍晚，他们还在饭桌上分析敌情时，PBC又给郑伊来电话了，对方通知她，于周日下午两点钟，到PBC公司第二次面试。

放下电话，郑伊尖叫着与跟她同样兴奋的波琳达和周朝击掌欢呼。有史以来，她第一次自灵魂深处对他俩感恩戴德，不迭声地道

谢。

波琳达喜上眉梢，忸怩作态道："小事情！小事情啦！那天考的主要是英语水平，不过是我的专业而已！所以对我来说，绝对是小意思啦！要不是怕太惹眼，我提前一个钟头就可以交卷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因为怕自己的分数太高，故意答错了好几道题呢！"

郑伊赶紧赞叹她智勇双全，以满足她小小的虚荣心。结果她一时开心，非要喝昂贵的蓝带马爹利。郑伊立刻替她要了一瓶过来。她想，反正埋单的又不是我，我替周某人省钱作什么！

可当服务生帮他们倒酒的时候，郑伊猛然意识到，周朝那冲她瞥来的眼神里，竟然满是杀气腾腾的刀光剑影。她猜他此刻肯定恨透了她，将来她万一被谋杀，最大的嫌疑人肯定是他周某人，当然，第二嫌疑人应该是波琳达。可眼下，这两个对她又爱又恨的性情中人，正在尽职尽责地替她谋划三天后的第二次面试。

对于二次面试，郑伊的担忧最直接也最关键："万一负责此次面试的还是吴湛怎么办？"

"不会吧？PBC难道就吴湛一个能人？"周朝揶揄。

"那可说不准，凡事儿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嘛！"波琳达道。

"即便真是吴湛，料想他也未必能发现破绽——除非他是孙猴子，因在太上老君的锅炉里呆过，而被炼成了火眼金睛。"郑伊的精神永远阿Q。

周某和波琳达同时点头："嗯！那就愿他高度近视吧！"

第6章 顶极挑战（1）

可真到了面试的头一天，郑伊的绝望跟恐惧程度竟然远远超过她的想象，那感觉，就仿佛她被突然绑架成人质，行将被恐怖分子实施斩首行动。

吃过晚饭，她像个精神错乱的病人，将自己关在六平米的小房间里，一刻不停地来回踱步，同时嘴里念念有词："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，我这冒牌货会不会一上场就被揭穿？不一定吧？但不好说呀！也许没问题吧？谁知道啊！"

可问过自己上千遍之后，该难题依然悬而未决。

九点整，波琳达给她来电，要她明天轻装上阵，甩掉所有思想包袱，即使明天出了问题，大不了一走了之，以后从头再来。郑伊回答她说，呵！站着说话果然不腰疼！明天上战场的又不是你！

波琳达愤愤道："我的片片好心总被你这怪物当成驴肝肺！"

波琳达的电话刚撂，周公子的慰问又到："嗨，郑伊，别把PBC太当回事儿！淮海中路名企无数，PBC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！"

对这番言词，郑伊更不领情："喂！吹牛哪？"噎得周某人老半天都一声不吭。

一个上海的无眠之夜，因为实在太紧张。

郑伊无法自制，对迫在眉梢的面试作了无数设想，但所有设想的最终结局，都可能是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揭穿——那份窘迫无以言表。

窗外的一弯新月从东升又到西落，令她既向往又恐惧的时刻正在一分一秒地迫近。当第一缕晨曦终于犁破重重夜幕，洒进她房间的时刻，她竟突然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冲动，那满心的恐慌，如同末日的预言正在应验。

她拨通了周朝的手机。

铃声响过三下之后，周某接起了电话。他的声音听上去朦胧而暧昧，仿佛刚才，他正梦游于烟花柳巷，这会儿突然被一把拽了回来：“郑伊？”他懒懒地问，“这么早？有什么事儿？”

若在往常，他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肯定会将郑大小姐激怒，但此刻，郑大小姐脆弱得就像个三岁婴孩，迫切需要从周公子那里得到关爱。于是，她清清嗓子，刚想张嘴说话，却惊讶地发现，整夜的焦虑和担忧，已将她的喉咙变哑：“周朝我……我不想参加PBC的面试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”周朝彻底清醒了，“咱们已经顺利闯过两关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关！你怎么回事吗！还没上战场，就想当逃兵啊？你从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哪儿去了？你该不会是个纸老虎吧？”这是他第一次对郑伊态度强硬，所以着实令郑伊恼火而震惊。

“谁说我想当逃兵了？我不过忽然有点怀疑，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PBC，咱们费尽心机是否值得！”郑伊明知周某是在用激将法，可她已经钻进了他的圈套，再想抽身为时已晚。

“啊！值不值得，现在可不好说！”

“好了，我要梳洗打扮，为今天的面试作充分准备去了！”

“我也该起床了，到时候我接你去！”周朝的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，那喜悦肯定缘自郑伊第一次为他改变主意，这对他来说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“你早晚要为今天的小胜利付出惨重代价！”郑伊在心里恨恨地想。

早餐过后，周朝准时来接郑伊，由他护送，二人再次来到PBC所在的办公大厦。然而，那威武雄壮的高层建筑突然让郑伊产生了望而却步的冲动，可她刚一犹豫，就被周某拽进门去。于是，周朝所谓的护送立刻变成了“押送”。

“喂喂喂！你搞绑架啊？！”郑伊嚷嚷。

“如果只有绑架才能把你绑来，那我只好这么办了。”周朝用力一拽，郑伊立刻被扯进了电梯。

第6章 顶极挑战（2）

“畜牲！”郑伊叫骂，“我的骨头都快被你弄粉碎了！TMMD！”

周朝赶紧松开她。

郑伊揉揉疼痛的手腕，突然悲从心来：“唉！如果大学可以无休无止地念下去就好了，那样，我就永远不必遭受求职的折磨了！”

周朝摇头轻笑：“郑伊，该面对的早晚要面对，没有人可以一辈子呆在学校里！你不能遇到困难就想逃避啊！”

“唉！我如果是个日本女人就好了。”

“这话从何说起？！”

“日本女人一旦嫁人，就可以让老公养着，就可以呆在家里优哉游哉啦！”

周朝大笑：“你原来这么讨厌上班呀？嗯……你要是愿意，我也可以养你呀！”

郑伊立刻瞪眼：“你是我什么呀你要养我？！”

“我现在不是你男朋友吗？我将来不是你老公吗？”周朝怯怯地问。

“我什么时候答应过？告诉你！我可不用你养！要养你养二奶去！”

周朝再次被狠狠噎住。好在电梯门碰巧被打开，他的窘迫才得以解围。

两人来到PBC的接待室，发现参加二次面试的只有五个人。一刻钟后，面试正式开始。郑伊被告知，将第三个与总经理见面。

等待的过程让她如坐针毡，她再次心慌意乱地设想：万一被识破身份，我该如何应付？但同时，她又心存侥幸，今天要见的人，不一定就是吴湛……但愿不是他！噢！千万不要是他！

“郑伊！”秘书小姐的嗓音柔和甜美，但此刻在郑伊听来，却惊如霹雳。得知轮到自己上战场了，她的大脑顿时混乱如麻。她哆嗦着双

腿站起身，走向总经理办公室，就在她的手碰到门的刹那间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她已被逼上梁山，所以，她根本无路可退！所以，她只能视死如归！

昨天晚上，她已经想到了无数种可怕的场景，但任何一种想象都没有这一刻来得更恐怖——她刚踏进门，吴湛就瞪大两眼，给她当头棒喝："那天来考试的，为什么不是你？！"

郑伊的心脏立刻疯狂乱跳，她猜，若不是今天她穿了紧身胸衣，没准儿它一下子就能逃离她的胸腔，然后从她嘴里蹦出来！但几秒钟之后，置身死地的境况却让她的所有恐惧突然消失，她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。她决定实施无赖战略，来他个死不承认！

于是，她气壮山河地反问："什么？那天来考试的不是我？您可真会开玩笑！我就坐在左边第三张办公桌那儿，我记得考试的时候，您还站在我身后，看了一会儿我的试卷呢！我当时正在回答一个问答题：《你认为，美国的哪些方面值得中国人借鉴》？"

要知道，关于考试题目，经波琳达不厌其烦的强调，郑伊早就耳熟能详了！她甚至知道，另一个问答题是：《在你看来，中国的哪些传统应该继承发扬？》

郑伊发现，吴湛的表情先是惊愕——她猜，他可能无法理解，这小姑娘说起谎来怎么可以如此脸不红，气不喘！继而满脸疑惑——他或许在想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最后，他恢复了常态——他肯定在心里说，昨天，我的眼睛可能出毛病了吧？

吴湛迅速换上他那招牌似的淡定表情，就其他话题跟郑伊展开了讨论。一切都结束后，他站了起来。

郑伊发现，那一刻的他，修长、挺峻，从容不迫中，带着份与生俱来的温文尔雅。

他友好而礼貌地对她说："郑小姐，感谢您对本公司的支持，我们会在三天之内给您答复。"

郑伊起身告辞，出得门来，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汗涔涔了。回想刚才的一幕一幕，她突然有种直觉，她和波琳达所玩的偷梁换柱，吴湛其实一清二楚；可想起他不温不火的眼神，她又隐隐觉得，他没准儿什么都没发现。

第6章 顶极挑战（3）

在大起大落、忽喜忽悲之间，郑伊将面试经过添油加醋地向周朝复述了一遍。

周朝叫好道："哇！郑伊！你的表现简直空前绝后！我若是PBC的领导，即使知道，笔试那关你是找人替考的，我也不会去计较！因为，单凭你今天的临危不惧和急中生智，我也要毫不犹豫地选择你而放弃别人！"

"你知道你现在的反应叫什么吗——自我感觉良好！"郑伊发现，她的最大嗜好就是打击周朝。

"噗！"周朝撇嘴，"你犯了概念性错误——我是对你感觉良好！不是对自己！"

"周公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咱们现在想的越美，以后受的打击就越大！"

"跟你说，咱们的乐观绝不盲目！你又不是没发现，今天来面试的其他四个女孩，一个比一个难看。跟你比，她们的形象可差大了！"

"PBC选的是咨询顾问和翻译，又不是在选美！"

"嘿！现在哪个公司不在意员工的形象？要知道，形象出众的职员往公司门口一站，不但同事和领导赏心悦目，就连他们的客户，也会立刻对该公司的印象好起来！这绝对有利于他们开展业务！"

郑伊心头的愁云惨雾已经被周朝的三寸不烂之舌一点点驱散。

她忍不住笑问："这么说，即便吴湛发现我在瞒天过海，我成功的希望依然很大？"

"当然！"

"啊！既然如此，咱们何不庆祝一番？"

"那敢情好！"

"咱们把波琳达叫上，这次让她请客！"

“喂喂喂！”周朝冲郑伊再瞪牛眼，“我们俩为你任劳任怨鞠躬尽瘁，到头来，掏钱请客的还是我们哪？”

“当然是你们！你们现在拿着高薪，玩着小资，个个混得有模有样，我可正失业呢！你该不会想让我举债度日吧？”

周朝立刻用自己的右手掌狠命拍了两下自己的脑门子，郑伊知道这手势的书面诠释，据说是“崩溃”的意思。不过这在她见怪不怪，跟她交朋友的人，经常做这动作。

席间，由于波琳达好奇，郑伊又将今天的面试复述了一遍，听得波琳达惊叹连连。郑伊发现，故事不厌百回讲，越讲越精彩。她确信将来，当第三个人听她重复这段经历时，绝对比波琳达所听的情节更具艺术感染力——须知郑某人乃中文系科班出身，讲故事可是她的老本行！

酒足饭饱之后，三人一致认为，这次面试，如果吴湛并没发现郑伊有问题，那么她将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；但万一被他识破身份，郑伊成功的几率也高达百分之六十五！

接下来的三天，对郑伊而言，可谓度日如年。

然而，时间毕竟一天天过去了。终于，三天后的下午，郑伊等来了吴湛的电话，虽然对方的语气仍然不生猛，却将郑伊原本愈来愈蔫的情绪陡然点燃了。

因为他说：“郑小姐，恭喜你，你已经通过PBC的所有考试，下周一就可以正式上班了。”

放下电话的前三秒钟，郑伊又呆又傻，仿佛得了短暂性失忆症，但在第四秒钟，她突然疯了似地满屋子乱蹿。蹿了五圈之后，她三言两语向父母作了汇报，就想往门外蹿。

母亲突然喊住她：“郑伊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找波琳达和周朝喝酒去！”

父亲随后赶来，将几张钞票往她手里一塞：“这回该你请客了吧？”

看来谁都知道，郑大小姐总吃霸王餐！这让她满脸充血。从小到大，她从父亲手里接过无数次钞票，但这一回，父亲的作法却在她内心激荡起久违的感动——知女莫若父啊！郑伊的眼里似乎要有泪光闪现，但这可不是“郑式风格”！于是她赶紧冲他们嘟囔了一句：“我们可能玩到很晚，你们不要等我了。”随后出门。

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1）

为庆贺郑伊成功进军外企，号称“著名业余书法家”的郑家老爸欣然挥毫，用无逊于“无名职业书法家”的漂亮小楷，为女儿写下“一封家书”，家书的全文如下：

世界上的人可以分四类。

庸人：机会来了视而不见

凡人：对机会只心动不行动

强人：抓住机会不松手

超人：没有机会也能创造出机会来

彼时，正是周、郑二人与波琳达成功合作，完成了那次将“不可能”变“可能”的伟大创举之际。所以在收到《一封家书》时，郑伊只花了秒针的一声“嘀哒”，便将自己划归到“超人”一类了。那一刻她觉着，当今世界，对某些天生的机遇捕手而言，一切皆有可能！你想啊，连黑人都能当美国总统了，中文系毕业生也能进外企了，那还有什么事儿不可能呢！

为示敬重，郑伊将父亲的“真迹”花“重金”进行了装裱，然后悬挂床头，以兹激励。

周一上午，八点三十分。

郑伊，23岁的漂亮女孩，青春无敌的应届中文系毕业生，新鲜出炉的外企职员，内穿雪白衬衫，脚蹬高跟皮鞋，外着高档的浅灰色职业女装——就她目前的经济实力而言，它堪称高档——踌躇满志，一脸畅想地模仿着波琳达的曼妙姿态，怀着既惶惑又亢奋的复杂心情，一脚踏进那位于淮海中路的，曾让她寤寐思服的外资企业。

第一天上班，除了开会，还是开会。

首先是公司总裁詹姆斯发言。那是个年过五旬的英国男人，声音和神色都极为温和，让你永远无法想象，这样一个绅士总裁，拍桌子骂人会是怎样一幅画面。詹姆斯说着一口高贵而动听的伦敦英语，最

典型的特征，是把“often”发成“奥夫屯”。不过，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，郑伊根本搞不清楚。

然后是三个董事轮番发言，他们分别是来自旧金山和多伦多的外籍华人，继续说着动听而流利的英语——美式英语，但大部分内容，郑伊还是搞不清楚。

再后来就轮到总经理吴湛发言，要命的是，他也讲英语！

在整个会议期间，以不光彩手段混进PBC的郑伊时刻提心吊胆，恍惚间，她面前的会议室就变成了包青天的审讯大堂，那些说英语比她说普通话还利索的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们，同时变成了手持大棒分立两侧的衙役，而且，他们一张嘴说英语，在她听来，就像极了包大人在开庭前，从衙役口中发出的、震耳欲聋的示威声：“威——武——”整得她脑神经几度濒临崩溃。

各位上司轮番“威武”后，吴湛又让包括郑伊在内的五个新职员用英文介绍一下自己。

这一关早在郑伊的意料之中，她跟其他四人一样，伶牙俐齿地完成了规定节目，听得几个真假洋鬼子满意得直点头。

她以为更要命的考验还在后头，不料吴湛很快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。她竟顺利逃过了第一劫！这让她如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那时辰，她虔诚祈祷自己是一只有九条命的猫，这样，她还剩八条小命可以捡。

但她同时心明如镜，因为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她本着一天不被发现，就混他一天的投机心理，决定在PBC作一回“滥竽充数”的南郭先生。

然而毕竟艺低人胆小，上班第二天，郑伊几乎不敢正眼瞧一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她那两扇心灵的窗户就会将所有天机泄露。于是，她不得不收腹挺胸，规规矩矩地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埋头研究翻译部的英文翻译琪琪给她抱来的一大堆文件。琪琪

当时告诉她说，吴总让她熟悉一下业务，然后极为友善地向她介绍了一下翻译们的日常工作。

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2）

有那么一瞬间，郑伊搞不明白，琪琪说的“吴总”所指何人，但很快，她便哑然失笑了：还有谁？肯定是那个一手把她招进公司的吴湛！

午休时分，琪琪又跑过来，招呼郑伊共进午餐，这让郑伊相当困惑，因为她搞不明白，琪琪为什么会对自己一见如故。

午餐过程中，琪琪更是不问自答，话匣子一开，里面全是郑伊急于想了解却又不知从何下手的新鲜情报，结果，仅仅用了一顿饭工夫，她便掌握了整个PBC的人际脉络。

PBC除了设在淮海路的亚太区总部外，在上海还有两个分公司，分别设在浦东的中银大厦和徐家汇的港汇广场。

总裁詹姆斯的办公室设在总部，但因为PBC在日本、韩国都有分公司，所以身为亚太区总裁，詹姆斯并非长年呆在上海，而是经常穿梭于中日韩三地，对他而言，早饭吃在东京，午饭吃在上海，晚饭吃在首尔是常有的情况。

郑伊惊叹：“我的天！詹姆斯岂不成了空中飞人？那么，他的家安在哪里？”

“当然是上海！亚太总部所在地嘛！”琪琪耸耸肩膀，耸得跟老外一样地道，“他跟一儿一女住在浦东汤臣高尔夫别墅区，独栋三层小楼，月租金5000美元。而且，他离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再婚。所以呀，他现在虽然已经不再年轻，但凭他的条件，也算个钻石王老五呢！”

郑伊腿一软，差点以头抢地。乖乖！光房租一年就得几十万RMB？！浪费不浪费呀？犯罪不犯罪呀！

琪琪接着爆料：“直接受詹姆斯管理的，是总经理吴湛和副总经理克莱尔。”

郑伊打断她：“克莱尔？老外？”

琪琪嘻嘻一笑：“对！‘女’老外。我们翻译部由吴湛管理。翻译部里还可分成外籍翻译部和中籍翻译部两个分部，各分部的办公区是隔开的，除了工作交流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。‘中籍翻译分部’的主管名叫温迪，是个28岁的上海女人；‘外籍翻译分部’的主管则由‘纽约客’杰里米担当。”

郑伊的心中陡生好奇：“琪琪，在外企里，级别相同，工种相同的中籍员工和外籍员工薪水差别有多大？”

琪琪再笑：“经理级的差别我不清楚，但在咱们翻译部，中国籍的翻译月薪在6000到8000人民币之间，而外籍翻译，平均4000美金不说，公司还承担他们的房租、保险，还有一年一度的国际往返机票。”

郑伊啧啧叹气，内心虽有不平衡，但想到那些穿洋越州来到上海的老外们，心理上，对自己被派来中国，可能就跟中国人被充军发配到了塞外边疆一般……更何况，月薪4000美金如果放到欧美，仅仅称得上是最最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他们一旦合约期满返回祖国，还不照样是些遍地都是的小白领？

想到这点，郑伊的气儿也就喘顺了。

琪琪还解释说，翻译部的日常工作流程是这样的：如果是中译英文件，那么文件首先是由中籍翻译翻成英文，然后，再把这些翻好的“中国式”英语发给外籍员工，由他们“加工”成地道英语。至于英译中文件，那么，就几乎没有老外什么事儿了——公司里的所有老外都在学汉语，可他们中间，汉语学得最好的，也仅仅是可以说得好，至于阅读，除非你把所有汉字都标上拼音，否则他们绝对是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！

所以实际上，在PBC的翻译部，中籍翻译的劳动量是远远大于外籍翻译的。

午饭过后，两人一道回公司。

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3）

经过一家西餐厅，郑伊看到，上午一起开会的几个老外正坐在里面一边高谈阔论，一边刀叉并用。

琪琪解释："平时在公司，虽然中外同事都相处不错，但私下里，却常常是泾渭分明的：消费层次不同嘛！咱们一个月的那几千块钱，若像他们一样天天吃西餐，几天就吃没了！"

电梯升至22层，门刚打开，迎面便碰见了总裁詹姆斯。

"嗨！郑伊！嗨！琪琪！"他一如既往地绅士和温暖。

郑伊刚打算受宠若惊，琪琪就给她醍醐灌顶了："詹姆斯记得住公司里所有员工的名字，你用不着激动。"

下午，郑伊继续熟悉业务。

在"熟悉"了整整一天之后，她不但身体上腰酸背痛腿抽筋，精神上更是惶惶不可终日——那些文件清一色英文，她硬着头皮啃了又啃，结果是越啃越绝望。

临近下班时，她从琪琪口中，得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。

好消息是，此次新来的五个人当中，将有四人被安排做咨询顾问，只有一人做翻译。这个信息令她欣喜若狂，如蒙大赦。要知道，做PBC的咨询顾问，主要工作是接待那些想出国的中国人——回答他们的疑问，帮他们办理相关手续。所以，咨询顾问无须具备太高的英文水平。

但郑伊的兴奋尚未持续两分钟，坏消息便尾随而至。她听到有同事在叨咕："据说很可能是让郑伊做翻译，因为在所有参加笔试的人当中，她的成绩是最好的！"

那一刻，若是波琳达就在身边，郑伊会想都不想就掐住她的脖子，然后声色俱厉："傻呀你？你干吗考那么高分？你不会故意多错几道题呀？你是不是有意把我往火坑里推呀你？！"

在下班之前的五分钟，灾难性时刻突然降临——五个新员工被叫到吴湛面前，郑伊亲耳听到，他在宣判她的死刑：“经过认真讨论，公司决定，由郑伊担任翻译部的翻译，其他四人到咨询部作顾问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之内，你们将接受专业培训，然后正式上岗，试用期为三个月。只有顺利通过试用期，你们才能成为PBC的真正一员！祝你们好运！”

郑伊眼睛的余光已经扫描到了来自其他四人的艳羡和不服气，但他们哪里晓得，此时此刻，她的内心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。当时，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“算了吧！算了吧！淮海中路固然让人目眩神迷，但能力要是达不到，你是强求不来的。赶快逃跑吧！从明天起，你就别来上班了！还是老老实实，干自己的老本行去吧！”

波琳达和周朝听说郑伊执意要放飞已经到手的鸭子，立刻赶过来，软硬兼施，恩威并用。怎奈郑伊铁了心，反反复复，给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：“不！”

他俩黔驴计穷，竟然搬出最恶毒的一招。

周朝道：“你……说的好听点，是扶不起的阿斗；说的难听点，就叫赖狗扶不上墙！”

波琳达跟着煽风点火：“别忘了，你当初信誓旦旦，要进军淮海中路，我本来就认为，那是天方夜谭！现在果然被我言中！”

两人饱含蔑视的嘲讽直接点中郑伊的死穴，这令她再次斗志昂扬！她马上立下激情军令状：“若连小小的PBC都无法占领，我就徒有‘大侠’虚名！”

一旦破釜沉舟，郑伊立刻发现，一切恐惧刹那间风起云散。就是嘛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！何惧之有！嗯嗯……虽然，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她偶尔还会战战兢兢。

第7章 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（4）

这天上午，郑伊提前上班，早早跑去公司的复印室，处理手上一大堆需要复印的文件。不巧的是，复印机刚刚结束预热，吴湛便闯了进来。

“啊！”他笑叹，“原以为上班前这里不塞车，想不到让你抢了先！”

“吴总，您先用！您先用！”郑伊忙礼让与他。

“别！凡事总有先来后到！”

郑伊不再客气。可突然间，她的双腿开始打哆嗦，而且越哆嗦越厉害。因为，虽然她是背对着吴湛，但她确信无疑，此时此刻，他正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的背影，那目光利如刀剑，试图穿越她层层的铠甲，透视她真实的内心。

时间尚早，复印室里只有她和他两个人，这无疑增加了她的精神负担。郑伊犹如芒刺在背，紧张得直发懵。她知道，他一定在将此刻的她跟他印象中参加笔试的波琳达进行反复比对，并在内心反复自问：“她们俩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？”

郑伊确信，将来终有一天，吴湛会亲口问她一个问题：“郑伊，当初参加笔试的，是不是另外一个女孩？”想到这个可能，她忽然兴奋不已，心下暗忖：如果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他真问到我这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？

想到这里，她不禁轻声一笑，倏然转过身来。果然，吴湛正在注视她，带着满脸的疑惑和猜测。

郑伊的突然转身令他猝不及防，他尴尬地张张嘴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郑伊莞尔一笑，化解了片刻的不自然：“吴总，您来的可真早。”

“噢！”不愧是老江湖，他很快应付自如，“早出发半个钟头，开车就不那么堵了。”

“您亲自开车上班？”郑伊想，吴湛好歹也是个“总”，公司给他配车配司机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

“嗯，我自已开车。我不喜欢有司机，这样更自由更方便，如此一来，上边给我配的坐骑就能公私两用了！”说完这话，他竟开心得像个孩子，仿佛他占了多大便宜似的，这让原本可敬可畏却并不可亲的“吴总经理”一下子亲切起来。

随后，他突然拿出一个纸袋子，从里面掏出一只面包和一瓶酸奶，冲郑伊扬了扬：“这是我的早餐，你要不要也吃点？”

“我吃过了！吃过了！”郑伊笑着谢绝，又主动请缨，“您把您的资料放在这儿，我帮您复印，您安心吃早餐吧！”

吴湛不再客气，道声“多谢”，便背靠着墙壁，开始“对付”自己的早餐。

想不到吴湛竟在公司里凑合早餐！这个大意外让郑伊的大脑瞬间闪过无数疑问：“他看起来至少有三十五六岁了，按说应该已经成家了。可他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餐？或许，他仍是单身？也或许……他离婚了？”

带着种种猜测，郑伊在复印室里边干活边胡思乱想。十分钟后，吴湛用完早餐，起身去洗手间。在他跨出门去的一瞬间，郑伊突然注意到，他右腿的裤脚竟被掖进了袜子里！举腿迈步之间，其左裤管飘飘洒洒，右裤管却被捆绑得纹丝不动——那情景，滑稽至极。

这个小细节让郑伊疑心，吴湛是个没有妻子照顾的男人。如果他不是单身或者离异，那么他肯定正与妻子分居两地。

有员工陆陆续续来到公司，吴湛在洗手间里呆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办公室。但再次见到他，他右腿的裤管已经得到彻底解放，他整个人也焕然一新，一如从前那个衣着体面，斯文洁净的外企高层——他显然在洗手间将自己做了一番修整。

唉！在公司的洗手间里修饰的男人！没有妻子照顾的男人！郑伊在心中已经给他作了定论。

第一个星期的培训几乎把郑伊累散架。在PBC公司的翻译部，中籍翻译日常业务的大部分，是将一些中文材料翻译成英文。那些材料包括公证书、财产证明、房屋产权证明、资产负债表……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，看得她眼前整天金花四溅。

每每意识到，自己现在仍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，郑伊就不得不以超过别人数倍的辛苦来接受培训——不但在公司惜时如金，回家后更是连睡觉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渐渐地，十二点之前能够躺到床上去，已经变成她最奢侈的欲望。

不过上苍好像已经被她打动，让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小测试当中，屡屡死里逃生。所以，她继续当着她的南郭先生。

一个月后，郑伊终于惊喜地发现，她以不可思议的适应能力，迅速熟悉了翻译部的大部分业务。她立刻将自己划归天才一类。

但事实上，翻译部的业务翻来覆去就那点儿东西，如果念过大学，英语又不算太烂，只要给他一段时间和机会，让他刻苦钻研，谁都能够胜任。

她开始蔑视南郭先生的不争气。你说他在成功混进皇家乐队，尚未被识破身份之前，干吗不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吹竽？要知道，他在乐队滥竽充数了好几年，才“宣王死，湣王立”呢！——啧啧！那可是好几年呀！什么样的竽也该学会了吧？放到现在，早就变成大腕音乐人了！可在那些年里，咱们的南郭老先生都干啥去了？他怎么一丁点儿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都没有呢？唉！笨！实在是笨啊！

第8章 初试牛刀（1）

郑伊正洋洋得意于自己的飞速进步，岂料好景不长，现代版南郭先生的悲剧差点在上海市淮海中路的PBC来他个历史重现。

那天下午，离下班只剩下了两分钟，有好几个女同事已经在偷偷摸摸收拾自己的皮包了。突然，郑伊身后的传真机一阵躁动，提示有传真进来了。她跑上前一看，果然，是上海某五星级大酒店传来的一份英文邀请函。传真件下方，是两行手写中文："请在今晚十二点之前，将该文件译成中文。"该酒店是老客户，几乎所有翻译业务都给了PBC。但从他们那儿来的任务总是又急又多，而且毫无时间概念，翻译们经常能在大清早刚上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头天晚上在半夜三更传来的文件。

郑伊撕下传真，径直向翻译部主管温迪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下班时间已过，她看到早将皮包收拾停当的几个翻译部同事，仿佛脚底灌风，两肋生翼，竟在一眨眼工夫，集体失踪。

等她把传真件递到温迪手中时，这位已经身怀三甲的准妈妈立刻眉头紧蹙："哎呀，怎么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等下班的时候来！"她抬眼看看空空如也的办公室，眉心越拧越紧。

吴湛碰巧经过翻译部门口，温迪赶紧迎上前，满脸都是迫不得已："吴总您看，这份传真要求，今晚十二点之前译成中文……可现在大家都下班了，叫谁回来都要闹情绪。本来我可以翻译，但现在……"她有意用夸张的动作，挺了挺自己尚未显山露水的小肚子。

吴湛立刻点头："哦！既然如此，就让郑伊翻译吧！"

"啊？"郑伊和温迪同时惊叫。

"郑伊才来公司一个月，她还从没正式翻译过文件呢！"温迪并不掩饰自己的不信任。

"早晚要做正式翻译嘛！既然今天情况特殊，就把任务交给她好了！"吴湛的建议似乎合情合理。

“你……可以吗？”温迪将邀请函向郑伊递来，尽管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。

“当然可以！”郑伊激情豪迈。那时刻，她感到自己本来打算出演一部电影的小配角，在毫无奢望的情况下，忽然得知，女一号突生变故，所以，主角将由她担当！诚然，面对这种天上掉馅饼般的机遇，郑伊既兴奋狂喜，又胆战心惊。跟温迪一样，她对自己的能力将信将疑：“我……可以吗？”她也在内心自问。然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她决定临危受命，迎接挑战！于是，她从温迪手中接过了邀请函。

“那么吴总……”准妈妈仍然不放心，这情有可原，因为身为翻译主管，她必须对所有译件的质量全权负责，“郑伊翻译完之后，能不能劳驾您，帮忙校对一下？”

“这没问题！”吴湛爽快地答应了。

温迪立刻笑逐颜开，千恩万谢之后，拎起早就整装待发的皮包，挺着大肚子——其实再怎么挺，她现在的肚子仍然不大——缓缓步出了公司。

整个公司此刻只剩下了郑伊和吴湛两个人，气氛陡然变得怪异而紧张。她能够清晰地捕捉到，在她头顶上，电流穿过节能灯灯管时，所发出的那种细弱游丝，似有似无的“嗞嗞”声。

吴湛瞅瞅郑伊手里的传真，目光里充满意味深长的探寻：“郑伊，这是份商业邀请函，你独立翻译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郑伊被天赐良机搞得飘飘欲仙，再加上无知者无畏，所以正壮怀激烈呢！

“那辛苦你了。不过，这份文件没几句话，一个钟头之内，你应该轻轻松松就能把它拿下。所以，等做完手头的工作，我请你吃晚饭去。”

第8章 初试牛刀（2）

“啊！”郑伊受宠若惊，“感谢领导体恤，本人保证准时完成任务！”

带着史无前例的热忱，郑伊坐到电脑前，开始了自己进公司以来的第一次笔译工作。

第一行英文非常简单，她在键盘上左右开弓，上下求索地一顿敲打，电脑屏幕上很快就出现了一行中文：“致有关人士……”她觉得这句翻译精彩绝伦，与译成“给相关人员”或“致负责人”相比，它绝对雅俗共赏、专业得体，对翻译者“信达雅”的顶级要求据此可见一斑。郑伊顿时其乐陶陶：由此看来，做翻译并不难，但要做个像我一样的好翻译，还需要一点点天赋哦……

可第二句英文马上令她的火热激情降到冰点，因为在那个长长的句子里，有个最关键的单词她没搞明白——telecommunication。

她知道“communication”有“交流或交通”的意思，加上代表“长途”或“远程”意义的前缀“tele”，应该译成“长途运输”吧？于是，她想当然地按照“长途运输”的理解继续往下翻译。然而，下面的句子越来越让她费解，往往一句话，几经斟酌和推敲，译出来的中文仍然牵强附会甚至莫名其妙。

但此刻，时间就像忽从天降的龙卷风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她身边席卷而过。她不断去瞅荧屏下端所显示的时间，在巨大的震惊中，她发现，两个钟头已经被卷了过去。

可是，那个内容并不多的邀请函，她连一半都没翻译完。

她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，因为传真上的每个单词她都认得，可组合在一起，她就是弄不明白，它们到底想表达个什么意思。

她的喉咙渐渐发干，不久，她的脑门开始冒汗，她猜，说不定此刻，她的头顶上方也正热气腾腾，一如武侠大片中，那些武林高手闭

关修炼的阵势，因为她不止一次在电视里看到，高手们一旦修炼，他们的头顶就会变成蒸汽发动机。

三个钟头之后，吴湛可能坐不住了，因为他从自己的办公室来到郑伊身后，时而默默静立，时而焦灼地踱步。

如此一来，郑伊的思维彻底混乱了！她再也看不懂邀请函上的任何一句话了！

终于，在晚上九点整，吴湛一把抢过郑伊放在电脑桌上的传真，一边气呼呼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，一边冲她厉声命令："你马上过来！"

郑伊知道危雨欲来，也知道此祸难躲，于是低头垂目，乖乖地尾随其后，去了总经理办公室。

她刚站到吴湛的办公桌前，吴湛就啪地一声将邀请函拍到了桌子上，然后阴着脸问她："你大体说说，这上边都写了些什么？"

郑伊胆战心虚，硬着头皮嗫嚅道："这是一份长途运输公司发的邀请函……"

"拉倒吧你！"吴湛突然粗暴地打断她。由于太过意外，郑伊的思维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她的自尊心到底受到了多大伤害。所以该刹那，她只是愣愣地呆立着，愣愣地瞅着他。

吴湛怒气冲天："长途运输公司？真有你的嘿！难怪你把这份文件翻得乌七八糟，风马牛不相及！原来你将###理解成了长途运输公司！"

"啊！###！"郑伊如被醍醐灌顶，刚才百思不得其解的几个句子突然水落石出。可是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她的翻译水平在吴湛眼里，已经狗屁不如！

此刻的吴湛继续以暴怒的态度向她发号施令："你马上将这份邀请函复印一份去！"

郑伊精神恍惚地接过那张给她带来灾难性打击的英文传真，乖乖地用公司的复印机拷贝了一份，又乖乖地返回来。

第8章 初试牛刀（3）

吴湛接过复印件，然后指着她手中的传真件，继续以强硬的态度命令说："现在，我帮你翻译邀请函，你呢，给我站在这儿，捧着这份传真，好好琢磨琢磨，它到底讲了些什么！"

说完，他气呼呼地转过身去，但旋即又转了回来。随后，他不无挖苦地说："我这会儿才算弄明白，你的笔试成绩怎么会那么好！"

他的画外音再明白不过了——哈！郑小姐！你就承认了吧！笔试那天，你找人替考了！

"可我偏不打算招供！"郑伊咬牙切齿地想，"我要让替考这件事儿在你那里变成永恒的秘密！反正现在死无对证！"

吴湛快步走到他的电脑前坐下，噼哩啪啦敲起了键盘，开始重新翻译被郑伊搞得不知所云的邀请函……

等激烈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，等郑伊将目光投向吴湛那冷冷的背影时，她那因过度震惊而被忽视了的自尊心才一点点地痛起来，痛起来。回想刚才，这个男人对她疾言厉色，颐指气使，就像一个不可一世的暴君，而她，则变成了他的一个小宫女，任由他呼来喝去。上帝！她郑伊长这么大，何曾受过这种委屈？她可是被公认的"郑大侠"呀！想当初，谁敢惹她呀！谁敢对她说句重话呀！

尊严扫地令她的心开始滴血，心上的血又化成汹涌的眼泪，噼哩啪啦地落到她捧在胸前的传真件上。那一串串英文在泪水的浸润下一片片模糊，一片片融化。她哭得肝肠寸断，无法自拔，哭得好像心都碎了，碎得仿佛再也无法修补。

吴湛在翻译的过程中，曾来自己的办公桌翻查过牛津大词典，返回时，他面对哭成泪人的她，不但毫不怜香惜玉，还继续对她实施铁腕政策："别在我跟前哭，我不愿看！"

他这风刀霜剑一般冷酷无情的话，就像一剂强效止泪针，郑伊仿佛听到"咔嚓"一声响，她那泛滥决堤的眼泪立刻被关上了闸门。就在

那一瞬间，天生存活于她的血液之中，却一直处于混沌状态的奋斗激情被突然唤醒。其实她早就知道，在她的天性里，潜伏着大量不安分因子。只是，惰性一成不变地存在着，若没有激活它们的诱因或导火索，它们可能沉睡百年，直到跟她的肉体与精神一起，在经历风烛残年之后，像片枯黄的秋叶，缓缓飘落，然后尘归尘、土归土。

但幸运的是，那些因子在这一天的这一刻，被一个傲慢的、名唤吴湛的家伙一下子激活了。

好吧！感谢你吴某人！你用如此恶劣的态度蔑视我的尊严，那么你不久就会发现，你将成就一个天才！因为对郑伊来说，软绵绵的称赞和千篇一律的鼓励，远不及吴湛的这份“蔑视”更能激她进取！从小到大，始终支撑她斗志昂扬生活下去的直接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孤独和不服气！所以，谁践踏她骄傲而脆弱的自尊心，谁就帮她往成功的道路上推了一把，而且是非常有力的一推！

正因为如此，郑伊非常不理解，在电视荧屏中，那些站在至高领奖台前，面对鲜花和掌声慷慨致辞的成功人士们，为什么无一例外，他们只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、鼓励过他们、支持过他们的家人和朋友？他们为什么不同时感谢一下，那些曾经瞧不起他们、羞辱过他们的人？对于他们的成功，这些人可能起着更为决定性的因素！难道不是吗？

于是她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她能功成名就，那么她最应感谢的人，肯定是他吴湛！但在这一刻，她却恨恨地冲此人的背影又是挥拳又是龇牙，同时信誓旦旦：“此仇不报非大侠！咱们走着瞧！我发誓，一年之内，吴湛PBC总经理的位置将被我郑伊所取代！”

有了这份野心，她突感血液沸腾，活力爆膨。她决定从那一刻起，绝不放过可以利用的任何一秒钟，去征服她本来并无多大兴趣的大不列颠鸟语！她知道她在语言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，她知道用不了多久，她的英文水平就会令今天盛气凌人的吴湛得到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“shock（震慑）”！

吴湛只用了半个钟头，就将邀请函翻译完毕。他给酒店发完传真后，只冲郑伊懒懒地挥挥手，淡淡地说：“你可以下班了。”那表情，那口气，充满了不耐烦。郑伊猜想，他早就忘记，在加班之前，他曾许诺过，完成任务后，他要请她吃晚饭。他对她今天的表现，一定失望透顶，可能这一刻，他已经决定，试用期一满，就打发她走人了。

她默默收拾好皮包，默默离开公司，心里的悲壮，绝不亚于已经登舟启程，踏上刺秦那条不归路的荆大侠。唉！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于是，在晚春时节，风和夜暖的大上海，她听到了朔风的哀号。

然而走到办公室门口，郑伊突然意识到，现在就这么悲观为时尚早，因为，尽管试用期只剩下了两个月，但足够她脱胎换骨！她于是立刻调整情绪，让自己的背影最大限度地柔和起来。

她想，即便两个月后，她的“震慑计划”意外失败，但至少，她在这一刻留给吴湛的背影也不至过于颓败。他现在如果正目送她，那么他看到的，应该是一份百转千回的心情，或如张爱玲所说的“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。”

第9章 卧薪尝胆（1）

刚出电梯，郑伊便接到了周朝的电话，他已经等在办公大楼的门口，准备送她回家。看到她，他立刻迎上前来。

“周朝喜欢上我，真是他的悲哀。”那一刻，这是发自她内心的感慨。

周某一见她泪渍斑斑的脸，立刻惊叫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！”

郑伊微叹一声，懒得回答。

周朝的目光里盛着满满的心疼：“你……吃过晚饭没有？”

郑伊摇头。

“他妈的！PBC是个啥鬼地方！加班到这么晚，连顿夜宵都舍不得破费呀？……你想吃什么？我这就带你去！”

“我不饿，你先陪我随便走走吧。”那一刻，郑伊看着周朝，就像看到亲人一般，浑身都觉着暖和。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儿，配她这么个怪物，真是白瞎了。

两人一起走上霓虹璀璨的淮海中路，所经之处，灯光迷离，夜色温柔，每一丝每一缕的空气中，都在传递着一份浮华与缥缈的梦幻气息。郑伊回头，在夜光中第一次凝望自己白天曾经工作过的地方——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，层层闪烁的盏盏灯火……那每一盏灯都在讲述一个寻梦的故事，那每一扇窗户里，都在续写奋斗与坚强的美丽传说。

那一刻，她忽然眼眶发热。她想，这条路，这座大厦，也是她梦想的起点啊！如果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，委屈在所难免，那么，她是不是也该试着学会忍耐，学会坚强？

“吃什么好呢？要不，咱们吃意大利面去？”周朝的话将郑伊从遐想拽回到现实。看着他热切的脸，郑伊决定将今天的所有委屈暂时存放到PBC的办公室，然后开开心心大吃一顿，回头再慢慢咀嚼痛苦也不迟。

于是她不怀好意地冲他坏笑：“不！咱们吃盱眙小龙虾！”

“小龙虾？”周朝一脸勉强，“你知道我最不愿吃这个！”

“你说要请我吃饭，当然该由我决定！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！”周朝轻笑，顺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郑伊打开后门钻进去，周某随后坐到她身边。

上车后，郑伊突然感到浑身疲惫，于是将身子往座背上重重一靠，顺手把捧在胸前的文件夹扔到了一边。那一刻，她不但感到浑身血流通畅，而且心情也大大通畅起来。

车子一路驶向他们的目的地。美梦摇曳中，郑伊突然听到周朝在冲她叫喊：“喂！醒醒！咱们到了！”

郑伊立刻惊醒，看到周某已经开门下车了，忙跟着钻出去。可就在司机为周朝找完零钱，掉转车头疾驰而去的一瞬间，她突然跺脚狂喊：“啊！啊！啊！”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周朝大惊失色。

郑伊用手猛指出租车刚刚离去的方向，语无伦次地狂蹦乱跳：“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……”

“别急别急！慢慢说！”

郑伊艰难地咽口唾沫：“我的东西……忘在车上了！”

“呀！”

“快追呀！快追呀！”

周某二话没说，立刻撒腿飞奔，转眼就没了踪影。

郑伊站在原地一个劲儿打转。由于太希望周某能撵上那辆车，所以她设想了众多有利于形势发展的场景——载过二人的那辆车刚离开不久，就遭遇红灯，于是司机不得不停车，耐心等待绿灯的再度闪烁。就在此刻，周朝狂奔到司机跟前……

她正醉心于这份美好的遐想，周朝呼哧呼哧地返了回来。

“追上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，没有！他妈的一路绿灯！上海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畅通过！”

“嗷！”郑伊狼一样嚎叫。

“你落在车上的是什么东西？很重要吗？”

第9章 卧薪尝胆（2）

“当然重要！不重要我能让你追车去吗？！”但此话一经出口，她心里就陡生疑问。因为直到现在，她仍然没搞清楚，她到底丢了啥东西！

她赶紧往自己的身上瞅，啊哈！装着钱夹和手机的皮包还在！那……丢的是什么呢？蓦然，她意识到自己闹了一个大笑话，而该笑话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她的性情周公子。

郑伊咿咿呀呀，强忍心中汹涌澎湃的喷笑，无法解释出所以然来。

“什么呀！你丢的到底是什么呀！如果非常贵重，咱们得赶紧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，我手上有他们的发票呢！”

“嗯嗯……啊啊……”

“真的很贵重？”

“其实也不算贵重……它只是个文件夹。”

“里面有重要文件？”

“啊……”郑伊决定以实相告，“里面什么文件都没有……空的！”

周朝瞪大眼，张大嘴，愣了老半天后，突然长叹一声，蹲到了地上。他一边猛拍自己的脑门，一边指着郑伊怪叫：“你你……你为了一个空文件夹让我猛追出租车？啊？！”

从郑伊心里翻腾起来的大笑已经冒到了嗓子眼，但她拼命克制着：“周朝，我本以为，丢的是重要东西……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？刚才我一路狂奔，那速度赶得上04年的刘翔啦！自从大学毕业，我还没为啥事儿这么卖命过哪！”

“哎呀！就当锻炼了嘛！”

“罢了罢了！”他哀叹连连，“你这活宝，神仙也拿你没辙！”

“周朝……”那欲喷薄而出的笑已经从郑伊的两个嘴角吃吃地往外冒了，“让您白跑一趟，实在不好意思……辛苦你了。”

周朝还是心绪难平："老天老天！打死我我都想不到，有朝一日，我会像个精神病一样，在大马路上狂撵出租车！"

想象到那番情景，郑伊积压了满腔的大笑终于一泄而出。周朝本来对她怨气冲天，见她都快笑成两截了，竟绷不住脸，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两人就那样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，毫无顾忌地笑翻了天。

郑伊从吴湛那里领受的天大委屈，也在这番疯笑声中，迅速转化成了战斗力！

当晚回家后，郑伊立刻着手实施她的"震慑"计划。她翻出曾经当玩一般学过的《大学英语》，开始字字推敲，句句斟酌，并将她认为最精彩的单词或短语用钢笔记满她的手臂，一有空闲，就盯着手臂记单词。

接下来的两周时间，她每天只睡两个钟头。她再也分不清什么是白天，什么是晚上；也不知道哪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，更不在乎什么是工作时间，什么是休息时间。

英语成了她的一切，除了英语，她什么都不再关心。她逼着波琳达和周朝跟她用英语交谈；一回到家，她首先霸住电视收看CCTV-9和ICS的英语节目，毫不理睬她父母的愤怒抗议，说他们已经看了大半的电视连续剧如何如何地揪着他们的心。

两周过去后，她曾经学了四年，却从没认真读过的《大学英语》被她彻底拿下。一个月后，从前只能听懂几个单词的中央九台和上海英文频道，如今她只偶尔有几个单词听不懂。

第二个月，她让周朝帮她物色一部当代英文版小说，但必须符合如下几点要求：一，不得少于十五万字；二，故事情节必须精彩；三，值得反复阅读。

周朝很快给她送来一部美国小说《Angel Creek（天使溪）》。

那是一个来自美国西部的浪漫传奇，一个关于独立与梦想，征服与被征服，野性与温情交错复杂的爱情故事。郑伊在某个周末，花了

一天一夜将它读完。合上书后，竟流连不已。它的确精彩，非常精彩！但是，当她回忆书中几处热辣辣的性爱描写时，蓦然怀疑周朝居心不良，于是打电话过去，质问他为什么选了一本“黄书”给她看。

第9章 卧薪尝胆（3）

周朝在蝴蝶梦中被吵醒，得知她打电话的来意后，笑得特诡异。

他反问她："你这次交给我的选书任务，条件之一是值得反复阅读。我问你，若没有那些激情描写，谁愿意反复阅读？"随后，他用师长般的口气教导她说："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不开窍？人家写书的都不害羞，你看书的害羞个什么劲？再说，我一直认为，对青年甚至少年人来说，黄书多多少少应该看点儿。因为越是不让他们看，他们就越想入非非，所以不如趁早看看！那些东西，看多了以后就会明白，其实根本没啥了不起，四个字就能概括一切——'无非男女'！……"

"打住打住！"郑伊听这厮越说越不上道，赶紧打断他，"呵！听口气，你好像已经'博览黄书'了。"

"没有没有！我看得并不多！"

"哼！以你的标准，可能不多！"

"嘿！你别误会，我真没看多少！"

"欲盖弥彰！"

"我发誓我没撒谎。"

"你用不着为自己辩护！你看多少黄书，关我屁事！"郑伊挂断电话，认定周某已经堕落。在家人和朋友面前，他俨然跟从前一样，是个一表人才的有志青年，但在众人背后，他恐怕早就沉沦为大都市另类人群中的一员——不放过任何机会泡妞，但只追求天亮说分手的一夜激情。

不过很快，郑伊就发现她的推理不合逻辑。因为周朝上班兢兢业业，下班后就往她家跑，所以，他根本没有"堕落"和"另类"的时间和空间。

在大声诵读了无数遍《天使溪》之后，郑伊发现，在英语语感方面，她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。

经过两个月昼夜不分的鏖战，她的英语水平已经沧海桑田。

当然，这一切她是不动声色，在私底下偷偷进行的。因为，她的计划名叫“震慑”！她不能让吴湛感觉到她在不断进步，她必须在完美的时间完美的地点，让他瞠目结舌！

所以，她继续忍辱负重，继续以无可挑剔的满腔热忱，微笑着接受怀孕女主管派给她的零碎杂活——复印文件，整理材料，跑公证处，跑公安局和出入境管理局……

在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中，她以低姿态示人，于是不久，她便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好感和赞同。

在断断续续的私下交谈中，她有意无意地，听到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——温迪之所以能当上翻译部主管，是因为她跟总裁詹姆斯有某种暧昧关系。那些PBC的老员工在向她透露这些隐私的同时，无一不千叮咛万嘱咐：“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可千万别再透露给其他人了！”

郑伊当然郑重承诺，但她却“不经意地”，又将这事儿透露给了波琳达和周朝。至于他俩是否会辗转说给其他人听，她可就无从考查了。反正她跟公司那几个老员工一样，蛮尊重温迪的个人隐私，因为她也对波琳达和周朝反复交待过：“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千万别再透露给其他人了！”

在进PBC后的头三个月，郑伊跟其他四个处在试用期的员工一样，很难有得到重用的机会——当然，吴湛给过她一次，是她自己表现奇差，给演砸了，以至于将那次大好时机白白葬送。

吴湛对她的态度看似跟从前没什么两样，他仿佛也没向任何人透露，那天加班是他替她完成了任务，但她已经敏感到，他偶尔落到她身上的目光里，如今掺杂了更多的猜疑和不信任。

“那天来参加笔试的，到底是不是她？是不是她？”郑伊仿佛能听到发自他内心的，这句反反复复的疑问。

然而她咬定青山，誓死要将这个疑团变成不解之谜！

于是，她忍耐着，等待着，同时，又像科索沃人民渴望和平那样，期盼着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。

第10章 震慑行动（1）

决定性时刻降临在郑伊试用期将满的前三天。

那天，美国一所大学的校长到上海某大酒店，参加由PBC组织的一次留学说明会。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，PBC都要组织这样的例会，有时候请的是加拿大校长，有时候只请美国校长。会后，美国校长又应邀来到PBC，与那些对去美国有意、无意或一直在观望，态度摇摆不定的中国人进行座谈。

座谈会在公司的会议室举行。郑伊走进那个大房间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挤了满满一屋子人。满头灰发的校长显然是那种特有演讲欲，且观众越多越亢奋的人——面对无数双为去美国而望穿秋水、望断青春的眼睛，他再也无法按捺胸中澎湃的激情，索性离开座位，一边慷慨陈辞，一边四肢并用地绕场而行。

他用自己浑厚的西方男人的嗓音，向一张张热切又迷茫的东方面孔讲述那个曾经梦般遥远的国度；他用自己悦耳的英语和动听的词汇，描述他眼中天堂般的美利坚合众国，直到身心陶醉，不能自拔。

只可惜，他今天面对的观众是矜持而含蓄的中国人，他们本性的内敛加上对他过于夸张的“表演”，他们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程度上。所以，他一直期待的热烈反应迟迟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
但他仍然带着十二分的热情，一遍遍向他的观众询问同一个问题：“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来呀！咱们交流交流！”

回应他的仍然是那几个千篇一律，他已经解释过无数遍的问题。

郑伊注意到，他那蓝中带绿的北美人的眼睛里，失望在一点一滴地变浓。

吴湛也注意到了现场的冷清，于是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：“大家什么都可以谈嘛！不一定非要问有关留学的问题嘛！”

可他煽来煽去，人们还在重复那几个问题。

显然，校长再也找不出“慷慨激昂”的理由，于是艰难地舔舔干涩的嘴唇，不动声色地坐回到椅子上，变成一个极度符合经典形象的与会人员。座谈会似乎已经接近尾声，尽管连计划中的一半时间都没用上。

郑伊知道，该是她出手的时候了——此时不出，更待何时？今天不站起来，哪天才有机会站起来？！

于是，她站了起来。

从美国的历史谈起，她和那位校长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——从令每个美国人都为之骄傲的《美国宪法》，到无数移民造就的多样文化；从自由宽容的人际交往，到富裕闲适的生活环境……当然，他们也谈到了金融风暴对美国人生活的真正影响。

校长说：“其实，这次风暴并非像中国媒体上夸张的那样，对美国的所有行业都带来了致命打击。其实每次所谓的金融危机，都是对某些行业如同瘟疫，对另外一些行业则是巨大商机。比如教育业——很多人正是因为金融危机，才选择回到学校继续深造，因为金融危机让他们有了‘心理危机’，让他们感觉，必须掌握更高的专业技能，才能具备更强的生存竞争力！08年，我们学校的新生注册率创造了历史纪录！”

观众里突然有人出声：“可是，由于美国人由来已久的消费习惯即提前消费和透支消费，这次危机应该‘肯定’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”

哈！终于有观众被“激活”了！

“噢？你那么‘肯定’？”校长哈哈大笑，“我来中国，听到最多的抱怨，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或者说是误解，其实我的感受是一样的，每次我听谁说‘美国人怎么样怎么样’，就觉得特好笑——美国有上亿人口，个体性格又千差万别，怎么可以只用‘美国人’这样一个简单的单词，来概括形形色色美国人的性格？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，有的开朗，有的忧郁，有的大方，有的害羞，有的慷慨，有的吝啬……

所以，金融风暴对不同的美国人，影响也是不同的。如你所说，那些透支消费的美国人，现在就惨了，但像我这样的，花的钱永远比赚的钱少，所从事的又不是金融类的大风险行业，金融风暴不但对我的生活没有影响，反而因学校的生源增加，我的收入也增加了。”

第10章 震慑行动（2）

“可是，虽然美国人个体千差万别，但总有共性吧？不然，何以有‘国民性格’一说？”

校长再次大笑：“如果你接受我们说‘中国人怎么怎么样’？那么，我也接受你们说‘美国人怎么怎么样’，如何？”

现场笑声一片。

郑伊抓住时机，调动其他人踊跃发言；一旦有冷场的苗头，她便立刻将话语权重新揽到自己手中，以保证交流过程的连贯性。她就像一个电视台睿智机敏的主持人，在跟被访谈的嘉宾斗智斗勇。她代表所有观众向对方探寻他们最想知道的答案，对方则巧妙迂回却不得不做出适当回答。

她配合着自然轻松的手势，流畅地表达着她的观点。她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窥视周围，她发现，那一刻，她征服了全场！

她两个月来的苦心经营和卧薪尝胆，终于在一瞬间得到了所有回报。

为了这次座谈，郑伊已经准备或者说蓄谋了很久。她精挑细选了十多篇介绍美国的文章，然后逐一背诵，并在烂熟于心之后，去大学找到曾经教过她的英文教授纠正发音。与此同时，反复诵读《天使溪》又让她有意无意可以脱口而出许多流畅精彩的美妙句子。比如小说里写道：“她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无常，所以，她需要一些持久永恒的东西……”

她对这句哲理进行了适当移植，让它变得因地制宜：“到底为什么要出国？到底有没有必要出国？我想，对这个问题，我们内心有着共同的答案——生命是短暂而无常的……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，都或多或少，有着或轻或重的不安全感。所以，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些持久永恒的东西，来让我们感到坚强，感到踏实，感到安全。而到异国他乡所能得到的更开阔的视野，更丰富的阅历和知识储备，以及更强的生

存能力，便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，可以让我们感到坚强、踏实和安全的东西。”

在一片和谐友好的气氛中，冷不防地，站出来一位情绪激烈“愤青”，其问题之尖锐，差点让豪情万丈的校长招架不住。

他首先问：“校长先生，您刚才提到过，您对中国的文化很痴迷，那么能否告诉我们，您最喜欢的几部中国电影？”

校长立刻列出了一堆名单：“《霸王别姬》，《蓝风筝》，《叶落归根》，《活着》。”

“愤青”哼了一声：“我早就料到您对中国电影的喜好品味了：跟所有西方人一样，你们喜欢的中国电影，不是讲述中国的贫穷落后，就是反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就像在09年奥斯卡上大获全胜的印度电影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，也是大肆渲染印度的贫穷与落后。仿佛东方题材的电影，要想在西方有市场，惟有定位在古老，比如《卧虎藏龙》和《末代皇帝》，或贫穷蛮荒，比如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和《红高粱》。请问校长，您难道从没问问自己的内心，你所喜爱的那些中国电影，为什么千篇一律是讲述一个过去的中国，历史的中国？你们为什么拒绝接受一个现代的中国，蒸蒸日上的中国？”

校长愣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对此作了解答：“我喜欢的中国电影，只有‘优秀和不优秀’之分，不带任何民族或政治偏见。”

“愤青”却愈发咄咄逼人：“可是，西方人为什么宁死不愿看到一个真正的、今天的中国？为什么提起中国，他们拼命要往‘贫穷’与‘落后’方面靠拢？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，西方人对待中国的这种心态，是一种可笑的夜郎自大和自欺欺人？”

第10章 震慑行动（3）

面对中国“愤青”的步步紧逼，美国校长始终坚持表现自己态度的客观性：“我承认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由来已久，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隔阂，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尽管彼此的不了解依然存在，但毕竟情况在日渐好转，虽然速度与我们的期望相比，显得太慢，但包括在座各位的很多中国人和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西方人，为了缩减东西方的误解，正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……”

校长发自肺腑的表达博得了观众发自肺腑的掌声。

郑伊则像作总结发言一般，针对刚才的激烈辩论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首先，我声明，对刚才辩论的双方，我不参与支持任何一方，我只陈述我所认为的客观事实：人的天性，是对自己不熟悉的事务充满好奇，所以，西方人被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‘十年文革’感兴趣，只是人之常情，如果中国人硬要将这种现象扣上‘种族歧视’的大帽子，我个人感觉，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未免太敏感了，简直能称得上是‘狭隘的爱国主义’了；但是，西方世界对当今中国误解多多，又的确是个不可争辩的事实，原因当然是复杂的，但作为中国人，别人怎么看我们，又何必那么在意呢？我们不是总说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！那些刚愎自用，顽固不化的西方人，拒绝承认真实的中国，就等于拒绝承认真相，而一个拒绝承认真相的人，除了送他一个单词‘愚蠢’，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法律没有将‘愚蠢’定为犯罪，我们又不能到法院起诉他……”

郑伊的长篇大论用一个小幽默结束，换来的是满堂大笑。而她一直等待的那个终极结果，没打丝毫折扣，款款向她走来——屋子里的所有人，在注视她的眼神中，明明白白写着那两个大字：震慑！

是的，她让这里的所有人感到震慑，尤其是吴湛。她看到瞠目结舌的他，满脸都是无法置信，浑身都是惊讶不已。她知道，她赢了！

可为这场胜利，她到底付出了多少？她无法计算也不愿计算。刚刚过去的两个月，她可能做了三年的工作。这段日子将作为她人生中最艰苦的岁月，载入她的个人史册。这般辛苦为哪般？仅仅为了那个既傲慢又偏见的吴某人！

这一刻的她，看着表情由震慑转为惊喜的吴湛，竟自丹田隐隐生出一股怨气。她想，我的情绪凭什么要受你的态度摆布？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一个人而这般辛苦我自己？你蔑视我也好，欣赏我也罢，我才不在乎呢！

座谈会结束后，美国老外冲吴湛对郑伊赞不绝口。郑伊听到的最精彩的一句评语是："Oh！Her English shocked me！（啊！她的英语震慑了我！）"

好嘛！整个座谈会本来就是她一手预谋的"震慑行动"，想不到最后，竟是老外一语中的。

当晚回到家，郑伊苦苦支撑了两个月的疲惫躯体几近崩溃，她连晚饭都不想吃，就打算洗漱就寝。

周朝却偏偏不解风情，恰在她舒舒服服洗完热水澡，换上舒舒服服的睡衣，拽着轻飘飘的身子，打算一头跌进"黑甜乡"的时刻，推门闯进了她的房间。

"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的震慑计划是否顺利实施？"

郑伊吃力地睁开眼，试图将已经涣散的意识集中到眼前这个莫名其妙的怪物身上。但无论怎样努力，其面孔仍像化蝶幻影般虚无飘渺，其声音也仿佛空辽寂寞的天籁——动听却不可捉摸；而倏然间，那宇宙黑洞般隐形却威力无比的沉重睡眠已经将她猛地吸了进去。

在被昏睡虏走前的一刹那，郑伊听到一个微弱极了的声音，在宇宙黑洞里萤火虫般闪闪烁烁："我要睡觉……"